

# On the Correction of the Pernicious Europeanized Chinese in E-C Translation: ——A Contrastive Study of 2 Versions of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iang Liqiao<sup>1,a</sup>, Zhang Xiaobo<sup>2,b\*</sup>

<sup>1</sup>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Mazhang, Zhangjiang, Guangdong, China

<sup>2</sup>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Mazhang, Zhangjiang, Guangdong, China

<sup>a</sup> 68560948@qq.com

<sup>b\*</sup> zhxbfy601@126.com

## ABSTRACT

The "Europeanization of Chinese" is a linguistic phenomenon,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composition of words, sentences, etc.; it can enrich Chinese expressions, but can also bring negative consequences known as the "pernicious Europeanized Chinese".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phenomenon of "Europeaniz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make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wo representative translations of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this way this paper demonstrated translators' efforts of how "pernicious Europeanization of Chinese" is detected and corrected by taking the translation texts as an example.

**Keywords:** Europeanized Chinese, Contrastive Study of English and Chinese, Translation, Military English

## 纠正汉语畸形欧化问题——以《二次世界大战史》两译本为例

梁力乔<sup>1,a</sup> 张小波<sup>2,b\*</sup>

<sup>1</sup> 广东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麻章区，湛江市，广东省，中国

<sup>2</sup> 广东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麻章区，湛江市，广东省，中国

<sup>a</sup> 68560948@qq.com

<sup>b\*</sup> zhxbfy601@126.com

## 摘要

“汉语欧化”是一种语言现象，体现在构词、成句等方面；它能丰富汉语的表达，也会带来消极的“畸形欧化”现象。本文将从讨论汉语发展中出现的“欧化”现象入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以下简称《二战史》）》有代表性的两个译本进行比较研究，以该书译本的发展为例，论述译者为“畸形欧化”这一语言不良现象的改进所作的努力。

**关键词:** 汉语欧化，英汉对比，翻译，军事英语

## 1. 引言

1840年，中国打开国门，从此各方面广受世界文化的影响，语言方面亦然。作为一种应运而生的语言现象，“语言欧化”是指汉语或多或少地失去自己的特点，表现出印欧语系语言的特征，且往往以英语为典型代表<sup>[1]</sup>。学者经过大量研究认为，“欧化”现象丰富了汉语的表

达，也通过“畸形欧化”现象让一些汉语译文文本出现了艰涩难懂的问题。本文将从讨论汉语发展中出现的“欧化”现象入手，对《二战史》有代表性的两个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展现我国译者为消除“畸形欧化”这一不良语言现象的改进而做出的不懈努力。

## 2. 汉语欧化现象综述

## 2.1. 汉语欧化的定义

汉语欧化是指汉语与印欧语系语言通过文化交流、语言接触，在词汇、语法及篇章等方面产生的变化<sup>[2]</sup>。王力<sup>[3]</sup>认为汉语欧化的现象盛于二十世纪初，也有人认为应追溯到近代史之初<sup>[4]</sup>。

## 2.2. “欧化”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方式

汉语是意合语，几乎没有通过语言形式表达含义的手段；英语是形合语，表意需要依赖词的屈折变化和句式结构<sup>[5]</sup>。引入英语，汉语的表达方式必将得到极大丰富：

### 2.2.1. 构词方面

助词、代词与数量词等英文中体现语法功能的词使用频率增大；从英语中被介绍到汉语的名词，其翻译原理通常是通过构词法“拆分”出各组成词素，再把词素含义相加。

### 2.2.2. 造句方面

出现了一些根据印欧语法（有时特指英语语法）“死译”出的固定句式，如被字句、“是……的”句等。句子中的定语成分有所延长，句子整体长度有所增加。

## 2.3. “畸形欧化”是汉语欧化的败笔

汪曾祺先生将汉语中的畸形欧化现象批评为“不中不西、不伦不类”<sup>[6]</sup>，其典型表现如下所示：

### 2.3.1. 构词方面

#### (1) 用“组合法”机械翻译合成词/短语

英语中最小的表意单位是词素，有的词素可以自成单词，有的可与其它词素或单词相结合，形成新单词。理论上，翻译这样的词汇/短语，只需将所有词素的含义相加，但这种方法有两个缺陷：一是会忽略原文的语用含义，译文还是难懂；二是当原文是从另一种语言归化翻译而成，文本会失去那种语言的某些特点；而译文以“欧化汉语”的形式出现时，译文又可视作对原文文本的归化翻译，文本信息中源语言的特点可能被极大扭曲，失真明显。

#### (2) 代词泛滥导致指代不明

英语习惯用代词等替代形式代替句子/语篇中已出现过的词语或者内容，以求衔接且避免重复；汉语

则常用实称、还原和复说的表达<sup>[7]</sup>，少用代词。如果译者牵强附会“非常忠实”等翻译理论<sup>[8]</sup>强行直译英文句中各成分，译文将不符合汉语习惯，还可能造成读者理解困难。

#### (3) 滥用虚词

英语是形合语，表意离不开各种具有语法意义的虚词。一般情况下，译者会选择在汉语中具有近似意义的字词或动词进行替换；但是如果一个虚词在一段语篇或一句话中多次出现，并被翻译为同一个汉语字（词）的话，译文意思虽准确，读来却生硬。

## 2.3.2. 句子因成分转换不当导致过长

汉语句形似“竹节”，呈现句首开放、句尾收缩的特征，长度远不如英语<sup>[9]</sup>；英语句子则不然，每一个句子中的各个成分几乎都可以被修饰，而修饰语也能被修饰——这一来，句子往往可以拉得很长，甚至无限延伸<sup>[10]</sup>。如果翻译时不对英语长句的逻辑顺序和定状语成分进行拆分、重组，句子就会长而难懂，不利阅读。

## 3. 比较研究：《二战史》大陆译本中汉语畸形欧化问题的纠正

### 3.1. 研究背景

《二战史》是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所著，1970年付梓后立刻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二战史》很早就被译介入中国并被多次再版，其中有两版质量较好：一是由华文出版社于近期引进并翻译，以下简称“华文版”；一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曾荣获“上海市2001-2002年度优秀引进版图书”称号，以下简称“上海版”。本节将举例呈现基于对这两个版本在遣词、造句方面的比较研究，总结出《二战史》原译本中的畸形欧化问题，以及新译本采取的改进措施。

### 3.2. 构词方面

#### 3.2.1. 专有名词定名

##### (1) 军事名词译名畸形欧化问题的纠正

【例1】原文：battleship

上海版：战斗舰

华文版：战列舰

该词由“battle-”和“-ship”合成，指一种与敌方军舰、飞机等武器装备交战的舰船。根据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 2007 年版《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的释义，“battle-”有“战役、会战、战斗、斗争”等意思。上海版译者选择了将合成词各词缀含义直接相加的方法，根据这类军舰的特点，取“battle-”中“战斗”的含义，将此名词确定为“战斗舰”。译名从翻译技法上讲中规中矩，但在语用上令人困惑：因为“battleship”并非唯一能在海上“战斗”的舰艇，“巡洋舰(cruiser)”、“驱逐舰(destroyer)”等都可以。华文版译者据其在实战中常排纵列，利用多门大口径舰炮齐射摧毁敌舰队的特点，删去“战斗”中的“斗”而引入“列”，得译名“战列舰”，就可体现战列舰的战争功能和战术特点，读者也不会形成“二战时期在海上交战的舰船都叫‘战斗舰’”的疑惑。

### (2) 人名翻译中畸形欧化问题的纠正

【例 2】原文：Admiral Joshima

上海版：城岛少将

华文版：海军少将城岛高次

有些学者已注意到英美作家在军事回忆录等著作中描述某位军人的军衔时，有时会因其全称太长而只取简称<sup>[1]</sup>，这种省略常见于将官(general/admiral)和士官(sergeant)两类；但这类军衔的常用简称由于其中某些具体军衔的全称完全相同。此处的“Admiral”并非具体“海军上将”衔，而是“Rear-Admiral”(海军少将)的简称。两版译文都能很好地识别这类简称，实现准确翻译。

原作者在对待非欧美人物姓名时基本采用“归化”的策略，全文中唯一采用异化方法录入姓名的只有中国人物“Chiang Kai-Shek(蒋介石)”，用的是汉字的威妥玛拼音写法，完全遵循汉语中“姓氏在前、名字在后”的规则；日军将领的姓名几乎被完全“归化”，像书中大部分欧美人物姓名一样，只摘录其姓氏部分的罗马字拼音，如“城岛(Joshima)”指代“城岛高次”，只有部分不常出现且较易被混淆的人才使用全名。上海版“非常忠实”于原文，除了某些中国读者十分熟悉却又只有姓氏的日军将领才翻译出全名，如把“Yamamoto”翻译为“山本五十六”。如果读者本身具有一定二战军事知识积淀，在阅读时固无大问题；但是如果读者完全没有这样的知识储备，不免会想这些外国人的姓名到底是依据什么原则构成的。华文版则选择完全异化策略，通过考据尽量译出人名全名，虽然有的欧美将领名字很长，如“卡尔·鲁道夫·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但如此翻译胜在严谨，读者基本不会产生“伦德施泰特姓‘伦’”的错觉。

### 3.2.2. 代词、情态动词等语法表意词在译文中的消除

【例 3】原文：If the worst **should** happen **there** was a chance **that** we **would** lose the entire fleet; **but** I felt **that** **that** chance had to be taken.....**should** we lose in the Philippine operations, even though the fleet **should** be left, the shipping lane to the south **would** be completely cut off

so that the fleet, if **it should** come back to Japanese waters, **could** not obtain **its** fuel supply. If **it should** remain in southern waters, **it could** not receive supplies of ammunition and arms. There **would** be no sense in saving the fleet at the expense of the loss of the Philippines.

上海版：假使不幸赌败，则我们可能会丧失整个舰队，但我感觉到这个机会仍不应放过。……假使我们在菲律宾作战中失败，即令留下这支舰队，而通往南方的航路已完全被切断，那么当它要想返回日本水域时，就不可能获得燃料的补给。假使它再继续留在南方水域中，则也不能获得弹药和装备的补给。所以若牺牲菲律宾以求保留舰队实属毫无意义。

华文版：若大势将去，我军舰队或全军覆没，但我觉得这一着险棋仍有必要下……若我军在菲律宾群岛战败，南部交通线就会被敌切断——即便舰队能侥幸不被全灭，也会缺乏弹药；若舰队撤回日本，虽不乏弹药补给，但又将无油可用。以此观之，弃菲律宾群岛而保舰队反是“丢帅保车”矣。

这一段原文中出现了大量的人称代词、关系代词及情态动词。上海版译者将这些本不为汉语所有的表意成分全部“忠实”译出，虽有意避免用单一表述翻译这些表意语法成分，其篇幅相比刻意不译出这类词的华文版显臃肿。同时，上海版译者因执着于情态动词的翻译，在理解上反而产生了偏差。如“even though the fleet should be left”，被翻译为“即令留下这支舰队”。“即(始)令留下”有较强的主动意味，读来似乎是日军要让舰队“原地待命”；但这与前文中“不幸赌败……丧失整个舰队”矛盾；因为这段译文的后半部分使用虚拟语气，是基于“赌败”这一前提做出的进一步假设：日军如果在菲律宾一带作战失败，整个舰队损失殆尽之后会怎样呢？如果军舰已全被美军击沉，日军却还能命令它们“原地待命”，这明显不合逻辑。所以这是指如果日军舰队仍有残部苟延残喘时的窘况：如果留下，会弹尽粮绝无力再战；如果撤回日本，虽能获得武器和补给，但是缺少东南亚油田的石油，军舰无法行动，无异于笨重的“浮动靶子”。相比之下，华文版把这句话翻译为“即便舰队能侥幸不被(美军)全灭”，这就比较符合原文意思。

## 3.3. 句法方面

### 3.3.1. 长句的简化与逻辑分析

【例 4】原文：The Anglo-American forces' first bound back into Europe—in July 1943—was eased by the way that Hitler and Mussolini poured troops across the sea into Tunisia in the hope of holding a bridgehead there to block the converging advance of the Allied armies from Egypt and Algeria.

上海版：英美两国军队的首次返回欧洲是在 1943 年 7 月——因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为了想坚守北非的滩头阵地以阻塞联军从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两面夹攻，而

把大量的部队送往突尼斯，结果反而减少联军重返欧洲时的困难。

中文版：1943年7月，英美盟军首次重返欧洲。阿道夫·希特勒和贝尼托·墨索里尼不断把军队跨海输送到突尼斯，企图在那里建立阻碍盟军从埃及和阿尔及利亚两路夹攻的桥头堡，却反而减少了盟军遭遇的困难。

本句是对1943年7月盟军军事行动的评价，在逻辑上分为以下几个层次：第一，盟军的军事行动以及发生的时间；第二，德意为反制盟军行动而采取的应对措施；第三，轴心国反制措施收到的实际效果。上海版译文及中文版译文的译者都准确地抓住了这三个逻辑层次，不过上海版译者更倾向于“非常忠实”原文的结构，通过把关联词、介词等成分转换为某些对应的汉语词汇，仍把译文保留为一个长达90多个汉字的单句；中文版译者则采取了长句翻译技巧中最常用的“拆分法”（许建平 2018），把这个句子拆分为一个16字的短句和一个75字的长句。此外，中文版还采用了更多的标点符号，尽量切开句子以求简化结构，使之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特点。

### 3.3.2. 析出重点，恰当处理修饰成分

【例5】The execution of the plan of attack on Pearl Harbor owed as much to Admiral Yamamoto's impulsion as had its adoption.

上海版：袭击珍珠港计划的执行，也正像该计划被采纳，同样应归功于山本五十六的推动。

中文版：经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一手策动，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接受并执行了偷袭珍珠港的计划。

乍一看，上海版相比中文版断句更多，应该更易理解；但本句主要内容围绕核心信息“the execution and adoption of the plan of attack on Pearl Harbor”展开，并照英语习惯把原因状语“Admiral Yamamoto's impulsion”后置。英语通常把重要信息放在句首，汉语则放在句尾。原作者将“珍珠港”放在句首，明显指出这是要在后文着重论述的“重要信息”。上海版译文此处完全依照原文语序，看似“非常忠实”，实际上把本来应该前置的原因状语“山本五十六的推动”摆到了句尾。读者可能会据此在下文找“山本五十六的生平”或者“他是怎么推动这一计划的”；然而，下文是对日军偷袭珍珠港的论述，并不以山本五十六为中心，这就让读者费解。中文版译文将原因状语前置，并且将静态的“execution”和“adoption”变为动态的“接受并执行”，更便于阅读。

## 4. 结论

通过对比发现，两版译者基本都能准确把握原文逻辑，译文大意基本准确。但是，上海版译文中畸形欧化的现象更明显，主要体现在对原文名词译名的确定“过于忠实”，对于句子过于重视顺译，导致部分武器装备术语译名忽视了语用功能，某些人名的翻译不符合我国

读者的阅读习惯；而对于句子过于重视顺译则导致部分汉语译文句段冗长，有时还无法体现作者意欲表达的“重点信息”。中文版译者基于前人的翻译经验与英汉对比研究等理论工具，通过对合理应用异化策略，利用语法规则厘清逻辑顺序及合理断句等方法，相比上海版译文中，更好地纠正了译本中存在的畸形欧化问题。

## 项目基金

本文为2020年广东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训练项目《应用型本科英语专业学生翻译能力现状与对策研究：以志愿者翻译实践为例》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202010566082）

## REFERENCES

- [1] He, Y.,(2008) A study of the phenomena of Europeanization in modern Chinese grammar.J.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88(04):16-31+2
- [2] Zhang, W., Sun, Z.R.,(2020) A Corpus-based Comparative Study on Phenomenon of Europeanized Chinese in Three Translated Versions. J. Journal of Bohai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 42(06): 106-110.
- [3] Wang, L.(2011) Modern Grammar of Chinese.The Commercial Press, Beijing.
- [4] Yan, Y.Q., Han, M.Q.,(2019) How to Identify Pernicious Europeanized Chinese in E-C Translation.J.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41(03):224-229.
- [5] Lian, S.N.,(2010) Hypotactic vs. Paratactic. In: Yuchun, Xie.(Eds.), Contrastive Studi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pp.73-78.
- [6] Wang, Z.Q.,(1993) Essays by Wang Zengqi.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Nanjing.
- [7] Lian, S.N.,(2010) Substantive vs. Repetitive. In: Yuchun, Xie.(Eds.), Contrastive Studi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pp.235-236.
- [8] Chen, X.,(1999) A Guide to E-C Translation of Stylistic Varieties.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 [9] Lian, S.N.,(2010) Complex vs. Simplex. In: Yuchun, Xie.(Eds.), Contrastive Studi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pp.94.
- [10] Fang, M.Z.,(2005) A Coursebook on Pragmatic Translation. China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Cooperation, Beijing.

[11] Liang, L.Q., Guo, S.H.,(2019) On the Styl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Military English—Based from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attle of Mogadishu: Firsthand Accounts from the Men of Task Force Ranger*.J.English Square.2019(08):9-12.

[12] Xu, J.P.,(2018) A Practical Course of E-C & C-E Transl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